

2006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2006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6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7.1

(2006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3815-0

I. 2... II. 中...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51028号

2006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选编者 《小说选刊》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田芳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821573 2863978

传真 0773-2821268 2802018

邮购热线 0773-2821573

电子信箱 ljcb@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42.75

字数 740千字

版次 200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 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7-3815-0

定价 34.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用爱与真诚守望小说的尊严

今年编者的话不想就作者和作品逐一点评。翻开选本，读者对作家一目了然，对作品的评价也会见仁见智。我们希望读者调动起自己的生活积累，参与作家的创作。

《小说选刊》改版了，这是改版后的第一个选本。过去一年，中国文坛推出了一批具有深厚精神内涵的现实主义佳作和一批具有血性与悲悯情怀的作家。总体而言，优秀的作家具有以下共性，即血性与悲悯、揭示与深情、哀怨与抗争、否定与期待、抵制与救赎、真诚与祝福构成了他们作品的经纬，他们的作品在深刻揭示了时下生活的种种缺陷的同时，也向社会、向人生传递了一种温馨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坚持和良知守望着小说的尊严。

翻开这个选本，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不难看到。

但是，在编刊过程中也感到一些问题。文学艺术工作者肩负着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职责，认真反省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推进和谐文化的建设，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1. 在提倡现实主义的时候要警惕伪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解构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立场、情感态度和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方式，它与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和身体写作格格不入。它以同情心、客观性、批判精神为显著特征；特别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关注弱小者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又血脉相连。它在追求带有作家体温的叙事效果，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感受时，又具有了文化启蒙的思想内涵。换言之，它关注生活中的苦难与罪恶，同时，它又主张在罪恶面前亮出正义的利剑，在苦难旁边点燃希望的篝火。如文艺学家M.H.艾勃拉姆斯所说，作品从真实世界的素材和完整的理想世界取得主题。

那么，当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价值立场被更多的人所认同的时候，我们

也应该警惕另外一种情况的发生，那就是伪现实主义作品对现实主义的解构，这样的作品我们在阅读中已经有所接触，它们的特征是什么呢？内容陈旧、故事老套、题材重复和类型化。某一篇作品发表后产生了影响，同一题材的作品就会跟风而至；而且书写农村，全是乡村干部鱼肉乡里；书写民工，又每每是精神和物质生活双重窘迫；白领尽是灯红酒绿；官员总是钩心斗角。这其实与千姿百态的当下生活颇多隔膜。这种放弃了写作难度、关在书斋里编造拼接出来的作品，正像有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缺乏穿越生活经验走向艺术审美的能力和勇气，缺乏人性深度，缺少对现实生活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把握，不能由当下的现实体验中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不能用审美理想关照和超越这种缺陷和不完美，无法使读者的阅读进入反思和升华的层面。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须真实地再现时下的生活，这种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生活本身的简单克隆和重复，它必须努力发掘生活中被遮蔽的世相，逼近人的生命内核，关怀人的精神处境，给人以思想的光照和情感的润泽；精神的引领与智力的支持。它要求写作者以心灵为笔，借助娴熟的艺术技巧，饱蘸生活的汁液才能写就。靠模仿、拼接、编造和脱离了生活的冥思苦想是不行的。

2. 作家的写作姿态与道德立场决定其作品美学层次的高低优劣

托尔斯泰是一座文学高峰，而他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托翁终其一生都不曾放弃的“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俄罗斯作家普遍富于宗教情感、忏悔意识和自我完善精神。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博爱情怀以及浓浓的忧郁气质和坚忍品格，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也是俄罗斯文学走向伟大和高贵的途径。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出身于贵族，拥有大片庄园和成群的农奴。但是，托尔斯泰却对这种奢侈的生活深感厌恶和羞愧，晚年时他只身出走，几天后因肺病病逝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瓦来的小火车站的长椅上。这位老人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管我了，世界上比我更困难的人多的是，去照顾他们吧！”很难设想，如果托翁是一个内心龌龊、自私狭猛的人，会以小说叙事成为人类的良心！

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纷至沓来，利益重新得到组合分配——这本来是一个应该产生大作家的时代，但是为什么真正能禁得起时间的检验，可以彪炳史册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鲜有出现呢？这就不能不谈到作家的写作姿态与道德立场。有一部分作家在未成名时他们的写作是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成为生活中的

贵族，一旦成名之后就习惯于被人前呼后拥，被媒体追捧包围，因此他们的写作缺少近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民间性。

因此，作家采取什么样的写作姿态、坚持什么样的道德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

审美活动当然不等于对某种道德主张和观念的简单认同，但是说到底不能脱离一定的道德态度和选择，在小说创作中，无论“叙什么”和“怎么叙”都会受到叙事主体的叙事观念和个性的制约，反映出叙事主体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指出，文学的写作活动就是文学主体对社会的一种介入。因此，作者在写作中不能伪装中立，而必须“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道德命令”。

欣赏冷漠残酷，依恋嗜血杀戮，张扬无边欲望，嘲弄道德诗意；只强调叙事技巧，而忽略小说伦理，已经成为一些当代中国小说家的通病，这些小说家的才华和学养被偏离了的写作姿态和道德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也是他们的作品不能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巴金老人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如果缺少了这样的道德情怀和写作姿态，就不会有作为作家的巴金，大概也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段和我们今天距离很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无论是在写作姿态还是在精神向度上，都值得我们今天与之衔接。

3. 小说创作中正面价值的流失与缺位应引起特别关注

今年改版第一期本刊主编在答中国作家网记者问“小说之魂：现实、爱与真诚”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正处在一个进行着伟大变革的时代，在这场变革中，人的精神迷茫和道德困境固然值得小说家去探究，同时，许多体现着时代精神和社会良知的诗意人生更需要小说家去展示。我们热切期待这样的作品，以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得以振奋，民族心态得以康健，民族尊严得以彰显，民族气质得以高贵。我们对这样的作品虚席以待。”

这段话，当时是有感而发，因为我们急切地想选择一两篇凸显正面价值的小说作品，最后，从已出版半年的《长城》上发现了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作为“发现”这个栏目改版后的第一篇作品在头题推出，应该说，这是一篇具有现实主义批判锋芒的佳作，真实而又富有魅力。作品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在众多赞扬的读者来信中，新疆一位叫刘军的读者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同意编者的说法，这篇作品“珍视了人的尊严，表现了这种

尊严被凌辱时产生的心灵痛感”，但是他反问，这种被凌辱的心灵痛感就从来没有得到过慰藉与帮助吗？他举了《巴黎圣母院》的例子，卡西莫多在广场上被虐待时看见了人丛中的富洛娄，他心中一喜，但是这个当年收养他的义父却慌忙逃避了他的目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卡西莫多口渴难忍，他愤怒地吼叫：“给我水喝！”围观者不但无人理睬，反倒是一片戏弄与咒骂声。而此时爱斯美拉达勇敢地站出来，给他送上了一杯水。刘军先生说，正是这个细节使他感动，使他为人性中的美好和真诚而流泪。刘军先生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罗伟章在主人公大宝暗淡的生活场景中，能给出一抹温馨的亮色，无疑将使作品更为丰满。

时下似乎有一个误区：一写生活中的真善美，就会被诟病为矫情、造作、虚假和浅薄。这反映了一些人的道德虚化和精神颓靡。正如罗丹所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如果我们潜入生活的深处就不难发现，现实中除了龌龊与丑陋外，还有那么多的诗意人生令我们喟然长叹，潸然泪下。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叙事，应该是在对生存状态进行全面深入的体察当中，使读者除获得丰富的生活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给读者一束希望的火炬，能够获得精神与灵魂的慰藉。

契诃夫在《对艺术法则的探求》一文中说过，人们可以把各个时代艺术家创作的最优秀的作品收集起来，放在一起，使用科学方法来理解，其中有一种什么共同的东西，使它们彼此相近，成为它们价值的原因。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法则，法则是什么？契诃夫没有说，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感动！文学靠什么打动人心，它不是靠对丑恶的描摹，对残酷的书写，对苦难的堆积，对冷漠的赞扬。它是靠爱与真诚来传递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这个情感的名字叫——感动！

感动，是读者最大的阅读期待。

人生的充实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文学阅读则是使人的精神获得充实的一条重要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的朋友。文学是什么？定义多种多样，究其实质，文学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进行沟通与交流的一种相对隐秘的方式。人们通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假别人之生活体识，来间接地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来认识和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和所处环境。他们阅读文学作品不是要使自己生活中的负面感受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是要寻找一种使自己的心灵和精神得以净化和升华的力量——感动！一部作品如果不能给人以感动，不能使人的心灵得到慰藉，精

神得到升华，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当然，我们强调作品的正面价值，不是搞假大空那一套，而是在探求人的精神迷茫和道德困境的同时来展现道德诗意、人生诗意。我们强调作品当中的正面价值，也决不是要使文学成为政治话语的简单图解，而试图达成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其实，人类有一种共同、永恒的情感，有一些终极的价值标准，它超越了阶级、宗教和意识形态，那就是同情、悲悯、仁慈、善良、真实、美好、宽容等等，而这种终极的价值标准的传递与彰显，恰恰是文学与生俱来的责任与使命，同时也是一个有道义感的作家的理想和追求！一位优秀的作家，如同手持铁锹的农夫，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在我们坚硬冷漠的心田上挖出一道沟渠，而作品中那些被爱与真诚浸润的文字，就如同一股清澈温暖的溪流，使我们龟裂的心田得以滋润，使我们荒芜的精神得以丰茂。

4. 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艺术性不容有稍许忽视

在教育相对普及，资讯铺天盖地，网络小说方兴未艾的今天，尤其是商业文化的裹挟，小说艺术正在遭遇稀释和解构。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能够提笔为文的人多了，写作不再是作家的专利；而它的消极影响则是，以普通的叙事代替小说艺术叙事。

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是水涨船高，即全民写作推动小说艺术日臻完善。一篇叙事文字如果不具备小说的艺术要素，不具备浓郁的艺术魅力，是不可以称之为小说的。我们今天谈论小说，不能缺少基本的前提：把小说放在艺术的审美框架之内。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文艺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大力推进文艺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展，才能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增强文艺的时代感和吸引力。我们主张以现实主义为主干，兼顾多种流派风格技法，就是充分考虑到，穿越了20世纪的小说艺术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各种流派技法的兼收并蓄，会使小说艺术更为完善和富有生命力。事实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流派的一些技法，就已经为现实主义写作所借用和吸收，现代现实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坚持固有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与古典现实主义相比，它更具现代面貌，技术含量更趋丰富。不变的是它一如既往的现实感和对现实生活的倾力关注，这与古典现实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小说选刊》改版以来，强调关注现实、强调凸显小说的正面价值、强调故事好读，但绝不是忽略了小说的艺术品质。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小说的艺

术标准，在遴选最新发表的小说佳作时，积极推动小说艺术的发展和完善，这其实正是小说之作为艺术的内在规定性，是小说之所以立足于世的根基所在，也正是当今人们在名目繁多的资讯洪流中，还需要小说的重要依据。惟其如此，期待今天的中国小说产生经典的传世之作，才有了一个可靠的前提和平台。

小说选刊编辑部

2006年11月25日

目 录

用爱与真诚守望小说的尊严	小说选刊编辑部	(1)
金陵十三钗	严歌苓	(1)
我们的路	罗伟章	(49)
晋安河	北 北	(96)
螃 蟹	周建新	(136)
大声呼吸	荆永鸣	(178)
美丽嘉年华	锦 璐	(214)
双驴记	王 松	(237)
门前一棵槐	何存中	(267)
小狗博美	于 卓	(287)
荒原水站	曹建川	(317)
烟 农	杨继平	(338)
蚂蚁上树	马秋芬	(363)
合同制老总	李 铁	(400)
大 伯	曾 平	(440)
逆着时光的乡井	陈启文	(467)
像电影一样	王曼玲	(502)
棋 道	老 若	(533)
命案高悬	胡学文	(552)
大马一丈高	周 伟	(597)
落 果	温亚军	(647)
附 录		(674)

金陵十三钗

严歌苓^①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她沿着昏暗的走廊往厕所跑去，以为那股浓浑的血腥气都来自她十四岁的身体。天还不亮，书娟一手拎着她白棉布睡袍的后摆，一手端着蜡烛，在走廊的石板地上匆匆走过。白色棉布裙摆上的一摊血，五分钟前还在她体内。就在她的宿舍和走廊尽头的厕所中间，蜡烛灭了。她这才真正醒来。突然哑掉的炮声太骇人了。要过很长时间，她才会从历史书里知道，她站在冰一般的地面上，手端铁质烛台的清晨有多么重大悲壮。几十万溃败大军正渡江撤离，一座座钢炮被沉入江水，逃难的人群和车泥沙俱下地堵塞了几座城门。就在地楼下的围墙外面，一名下级军官的脸给绷带缠得只露一个鼻尖，正在剥下一个男市民的槛褛长衫，要换掉他身上血污的军服。我姨妈书娟这时听见这骇人的静哑中包容的稠浊人潮。她也是后来才知道，正是那个时刻，人们抱着木盆、八仙樟木箱跳进隆冬的江水，以生命在破城而来的日本军队和滔滔长江之间赌上一局。

书娟收拾了自己之后，沿着走廊往回走的时候，不完全清楚她身处的这座

① 严歌苓 女，生于上海，现居美国。197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访美，1990年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获艺术硕士学位。

美国天主教堂之外是怎样一个疯狂阴惨的末日清晨：成百上千打着膏药旗的坦克和装甲车排成僵直的队阵，进入停止挣扎、渐渐屈就的城市，竟也带着地狱使者般的隆重，以及阴森森的庄严。城门洞开了，入侵者直捣城池深处。一具具尸体被履带轧入地面，血肉之躯眨眼间被印刷在离乱之路上，在沥青底版上定了影。

这时我姨妈只知一种极致的耻辱，就是那注定的女性经血；她朦胧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淫邪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将毫不加区分地为一切淫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它们植根发芽，结出后果。我姨妈书娟在这个早晨告别了她混沌的女孩时代。她刚要回到床上，听见窗外暴起吵闹声。楼下是教堂的后院，第一任神父在一百年前栽的几棵美国胡桃树落尽叶子，酷似巨大的根茎倒扎在灰色的冬雾里。吵闹主要是女声，好像不止一个女人。书娟掀开积着厚尘的窗帘一角，看见胡桃树下的英格曼神父。他尚未梳洗，袍襟下露出起居袍的边角。书娟的室友们窃声打听消息，都披上棉被挤到窗前。英格曼神父突然向围墙跑去，书娟和七个同屋女孩这才看见两个年轻女人骑坐在墙头上，一个披狐皮披肩，一个穿粉红缎袍，纽扣一个也不扣，任一层层春夏秋冬的各色衣服乍泻出来。女孩们和书娟都明白了，英格曼神父在阻止那两个墙头上的女人往院里跳。

书娟听到走廊里的门打开，另外几个房间的女孩跑下楼去。等书娟跑到后院，墙上已坐着五个女人了。英格曼神父没有阻拦住刚才的两个，连看门的阿顾和烧锅炉的陈乔治也没帮上忙。英格曼神父一看身后的女孩们，对阿顾说：“把孩子们带走，别让她们看见她们。”他未及剃须的下巴微妙地一摆，指着墙上墙下的女人们。书娟大致明白了局面：这的确是一群不该进入她们视野的女人。女孩们中有一些世故的，悄声说：“都是堂子里的。”“什么堂子？”“窑子嘛！”……

阿多那多神父从胡桃林中的小径上跑来，早早就喊：“出去！这里不是国际安全区，不负责收容难民！……”他比英格曼年轻二十多岁，一口纯正扬州话，让争吵恳求的女人们愣了一会才明白发言的是这位凹眼凸鼻的洋僧人。

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窑姐说：“我们就是进不去安全区才来这里的。”

一个十七八岁的窑姐抢着说：“安全区嫌姑奶奶们不干净！”

“来找快活的时候，我们姐妹都是香香肉！……”

书娟让这种陌生词句弄得心跳气紧。阿顾上来拉她，她发现其他女孩已进了楼门，只剩一两张脸从里面探出来。伙夫陈乔治已得令用木棒制止窑姐们的

入侵。但他的棒子只在砖墙上敲出敷衍的空响，脸上全是不得已。那个二十七岁的窑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了下来，头垂得很低，说：“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当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该死个干净利落。”

英格曼神父不动容地说：“我对此院内四十四位女学生的家长许诺过，不让她们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侵害。依小姐们的身份，我如果收容你们，就是对她们的父母们背信弃义。”

阿多那多神父对阿顾咆哮：“你只管动手！跟这种女人你客气什么？！”

阿顾捉住一个披头散发的窑姐。窑姐突然白眼儿一翻，往阿顾怀里一倒，癞痢斑驳的貂皮大衣滑散开来，露出里面净光的身体。阿顾老实人一个，吓得“啊呀”一声嚎起来，以为她就此成了一具艳尸。趁这个空当，墙头上的女子们纷纷跳下来。其中一个黑皮粗壮，伸手到墙那边，又拽上来五六个形色各异，神色相仿的年轻窑姐。阿多那多神父一阵绝望：秦淮河上一整条花船都要在这一方净土上登陆了。心里一急，他嘴上也粗起来：“你们这种女人怕什么？夹道欢迎日本兵去啊！”

阿顾想从怀里死活不明的女人胳膊里脱身，但女人缠劲很大，怎样也释不开手。英格曼神父看到这香艳的洪水猛兽已不可阻挡，悲哀地垂下眼皮，在胸前慢慢画了个十字。

楼上所有的窗帘都打开了，女孩们看见扫得发青的石板院落给这群红红绿绿的女人弄污了一片。女人们的箱笼、包袱、铺盖也跟着进来了，缝隙里拖出长丝袜和缎发带。

我姨妈此时并不知道，她所见所闻的正是后来被称为最丑恶、最残酷的大屠城中的一个细部。她那时还在黛玉般的小女儿情怀中，感伤自己的身世。我姨妈书娟惊讶地看着阿顾怎样将那蓬头女人逮住，而那女人怎样就软在了阿顾怀抱里，白光一闪，女人的身子原形毕露，在两片黑貂皮中像流淌出来的一摊肮脏牛奶。我姨妈一下子把她的不幸身世与这不堪入目的图景联系起来：我外婆得知我外公和一个秦淮河青楼女子的隐情之后，做主替他应承了一项讲学计划，促他去了美国。出国不久，外婆怀上了我母亲书好，又做主留在美国分娩。外婆想以距离和时间来冷却一段艳情，她信心十足：戏子无情，婊子无义。书娟快步回到寝室，已停止怨恨撇下她的父母，楼下十几个俗艳女子已成为她心目中的仇恨靶子。

局面已不可收拾。女人们号哭谩骂，抱树的抱树，装死的装死。一个窑姐

叫另一个窑姐扯起一面丝绒斗篷，对神父们说她昨夜逃得太慌，一路不得方便，只好在此失体统一下。说着她已经消失在斗篷后面。阿多那多用英文喊道：“动物！动物！”

英格曼神父脸色苍白，对阿多那多说：“法比，克制。”法比·阿多那多长在扬州乡下，对付中国人很像当地大户或团丁，把他们都看得贱他几等。英格曼神父又是因为阿多那多沾染的中国乡野习气而把他看得贱他几等。眼看阿顾和陈乔治两人寡不敌众，他对窑姐们说：“既然要进入这里，请各位遵守规矩。”

阿多那多用一条江北嗓门喊出英语：“神父，放她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他对两个中国雇工说：“无论如何也得撵出去！”

而英格曼神父看出陈乔治和阿顾已暗中叛变，和窑姐们已里应外合起来。混乱中阿多那多揪住一个正往楼门里窜的年少窑姐。一阵稀里哗啦声响，年少窑姐包袱里倾落出一副麻将牌来。光从那掷地有声的脆润劲，也听出牌是上乘质地。一个黑皮粗胖的窑姐喊：“豆蔻，丢一张牌我撕烂你大胯！”叫豆蔻的年少窑姐在阿多那多手里张牙舞爪，尖声尖气地说：“求求老爷，行行好，回头一定好好伺候老爷！一个钱不收！”豆蔻还是挣不脱阿多那多，被他往教堂后门拽去。她转向扑到麻将牌上的黑皮窑姐喊：“红菱，光顾你那日姐姐的麻将……”

红菱便兜起麻将朝难解难分的阿多那多与豆蔻冲去。她和阿多那多一人拖住豆蔻一只手，豆蔻成了根绳，任两人拔起河来。

英格曼神父此刻扬起脸，见紫金山方向起来一股浓烟。天又低又暗，教堂钟楼的尖顶被埋在烟雾里。寒流来得迅猛，英格曼神父十指关节如同钉上了锈钉子一样疼痛。他又扬起脸看一眼窗台上的女孩们，对她们严峻地摆了一摆下巴。所有年轻纯净、不谙世故的面孔刹那间回避了。只有一张面孔，还在定定地出神。

这正是我姨妈书娟的面孔。她站在窗前被一阵腹痛钳住了。没人告诉她这样可怕的疼痛会发生。假如不是因为一个妓女，她母亲不会强迫她父亲离开祖国离开南京离开她，她母亲一定会向她讲解，这腹痛是怎么回事。由此她切齿地恨那个使她家庭支离的妓女。由此她更恨眼前的这一群妓女。看看她们干的好事：竟在一件斗篷后面宽衣解带，大行方便。书娟不理睬她敬爱尊重的英格曼神父，是因为她实在太疼痛太仇恨了。她咬碎细牙，恨着恨着恨起了自己。书娟恨自己是因为自己居然也有楼下妓女的身子、内脏，以及这滚滚而来的肮

脏热血。她已经痛得自持不得，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那个身段丰腴肤色如铜名叫红菱的窑姐把豆蔻拉出了法比·阿多那多的手。法比·阿多那多干脆上来拉红菱，擒贼先擒王。红菱麻将牌也不要了，梳妆盒也不要了，一心只和阿多那多拼搏。墙外一阵一阵的脚步过去，婴儿“哇哇”地哭喊，静了一早晨的枪声又响了。陈乔治上去帮阿多那多。

红菱的嗓音混杂在墙外的吵闹声中：“救命啊！”

她一叫混乱的场面静止了一刹那。红菱指着陈乔治：“这个骚人动手动脚！”

陈乔治才二十四岁，脸涨得紫红：“哪个动你了？！”

“就你个挡炮弹的动老娘了！”红菱拍拍胸脯。

陈乔治恼怒地哑了一刻，反口道：“动了又怎的？”他把她往后门外面推：“别人动得我动不得？”

英格曼神父说：“住口。”他转向阿多那多神父：“让她们在仓库里先藏一两天，我和国际安全区交涉一下，再把她们送到那里去。”开始给英格曼神父下跪的窑姐看其他窑姐一眼说：“来生一定变牛马报答神父。”说着又跪下来。

“起来吧，神父不耕地，要牛马干什么？”阿多那多说道。

英格曼神父已经往教堂主楼走去。天亮了不少，主楼细高的窗子上，由五彩玻璃拼成的受难圣像显出模糊的轮廓。几声枪响乍起，就要走进楼门的英格曼神父脊梁伸直了一下，又回到原先的微驼姿态。枪声很近，似乎就响在教堂东侧那一小片墓园里。

阿多那多叫阿顾和陈乔治马上把窑姐领进仓库，他自己去墓园查看一下。墓园竖着十几座十字架，下面埋着一百多年来在教堂服务过的神职人员。第一位神父费罗诺的墓被扩修过两次，现在墓室颇大，但修缮得非常简朴。墓园的柏树植得极密，在这无风的清晨，远处枪弹呼啸，高空飞机飞过，甚至车马人群狂乱地过往，都在树梢上呼啸生风。法比·阿多那多没发现任何异常，便折身走回去。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旁边，飘着一面红蓝鲜明的星条旗，荫蔽着旗下中立的美国地界。从十月份开始，英格曼神父每天晚祈前都登上钟楼顶层，看着东边越来越近的火光，祈祷时间越来越长。

书娟和女孩们下楼来晨祷，正碰上从墓园回来的法比·阿多那多。女孩们也好，阿多那多也好，都绝想不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举着美国国旗的教堂此刻已失去了中立地位，因为它无意中已荫蔽了两位中国士兵。法比·阿多那多去墓园查看时心神都太慌乱，竟没有细看那个半途而废的防空工事。工事は八

月底挖的，水位太高被放弃了。女孩们单调纯净的祈祷声渐渐充斥星条旗下的空间。两位受伤的中国士兵此刻腿泡在坑道结着冰碴儿的泥水里，被女孩们的祈诵安抚了。

阿多那多等女孩们念完“阿门”，画完十字，对她们说教堂的院子从现在起划分成两半，靠仓库的北角，不允许任何女孩接近。他也会把禁令传给仓库里临时的寄居者们。这时一个女孩以小动作指点了一下阿多那多身后。他回过头，见那个叫红菱的窑姐嘴上叼着烟卷从女孩们的宿舍楼里出来，垂着头，东寻西觅。

阿多那多马上恢复了一副粗人模样，对她吼道：“哎，那是你去的地方吗？”

红菱骇一跳，嘴上的烟卷险些掉到地上。她笑着说：“看着像个洋老爷，其实是个江北泥巴腿。我们是老乡耶……”

“回你自己的地方去！”阿多那多切断她的思路，“不守规矩，我马上请你们出去！”

“你叫法比吧？”红菱还是嬉皮笑脸。

“你回不回去？！”阿多那多拇指指着仓库方向。

“那你帮我来找嘛。”红菱全身一动，身子由上到下起一道浪。“找到我就回去。”

阿多那多看女孩们一眼，意思是：她还有资格谈条件。

“法比也不问问人家找什么。”红菱一嘟嘴唇。她虽然身段粗笨，但自有一种憨憨的风韵。

“找什么？”法比·阿多那多没好气地问。

“麻将，刚才掉了一副麻将在这里，捡回来缺五个。”

“还有心思玩！”阿多那多说。

“那我们干什么呀？闷死呀？”

他发现女孩们个个兴趣盎然地盯着这个下九流女人，她穿一件宝蓝和黑色杂呈的花旗袍，头发已精心梳过，束了一根宝蓝缎发带。清晨她来时的狼狈，已荡然无存。只有第一排末尾的书娟眼睛看着地面，每一句话从红菱嘴里吐出，书娟都把嘴唇抿得更紧。

阿多那多叫女孩们进餐厅。女孩们明白法比是为她们好，怕红菱的妖形丑态脏了她们的眼睛。她们却慢吞吞地不肯离开，这类女人难得碰上。

这时那位稍年长的窑姐走过来，远远就对红菱光火：“你死在那儿干什

么？人家给点颜色，你还开染坊了！回来！”她说话声音温厚，一听就是不习惯这样扯开嗓子叫喊。

红菱说：“她们叫我来找的，缺牌玩不起来！”

“回来！”

红菱开始往库房方向走。突然刹住脚，指着女孩们：“你们趁早还出来噢。”

没人理她。

“你们拿五个子玩不起来，我们缺五张牌也玩不起来。”红菱跟女孩们拉扯起生意来了。女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一个胆大的学她的江北话：“……也玩不起来……”一声哄笑，全跑开了。

阿多那多呵斥她们：“谁拿了她东西，还给她！”

女孩们七嘴八舌：“哪个要她东西？还怕生大疮害脏病呢！”

红菱给这话气着了，追着她们喊：“对了，姑娘我一身的杨梅大疮，脓水都流到那些骨牌上，哪个偷我的牌就传给哪个！”

女孩们一声作呕的呻吟。书娟无法想象，她父亲和这样的贱坯子在一块是怎么混的。

年长些的窑姐已到了红菱身边，拖了她就往仓库方向走。红菱上半身和腿脚拧着劲，上半身还留在后面和女孩们骂架叫阵：“晓得了吧？那几个麻将牌是姑娘我专门下的饵子，专门传大疮给那些手欠的！……”她嘎嘎地笑起来，突然“哎哟”一声，人往后一抽，然后指着年长窑姐对站在一边看熱鬧的陈乔治说：“她掐我肉哎！”似乎他会护着她，因此她这样娇滴滴告状。

阿多那多问：“请问小姐叫什么名字？”

年长的窑姐站下来，回过身。她确定了这个中年神父问的是她，才微微地屈一下膝，上身端得笔直，回答说：“叫玉墨，文墨的墨。”

她不是那种艳丽佳人，但十分耐看，也没有自轻自贱、破罐破摔的态度。女孩们和阿多那多都给她收服了一刹那，忘掉了她是一个身份低下的风尘女人。

“那就拜托玉墨小姐管束一下你的同伴。”

玉墨点头，她动作一个不多，话也是一字不多。在我姨妈书娟眼里，她虽然有一点拿捏矫情，但基本上是入得眼的。因此书娟抬脸，好好看了她一眼。从上到下地看，想挑出她哪里贱来。但她没挑出来、玉墨这时眼光也恰巧落在书娟脸上，也是在端详这十四岁的女孩。我姨妈那个时期的相片不多，一张张全给我看过：一个剪童花头穿校服的少女，单薄干净，校服总是黑白两色，不